

达夫弄1号

《豫东雒州城传奇》(节选)

□ 京敏羽翼

第十五章 追焦夫,刘季马失前蹄

那焦夫正值青年,1米80个头,虎背熊腰,手臂,比寻常农民要粗大结实得多,手掌也比常人大一半。诗云:“生自苍崖边,能谙白云养。才穿远林去,已在孤峰上。薪和野花束,步带山词唱。日暮不归来,柴扉有人望。”

大雾中走进雒州城,比过年、腊八还热闹。卖葱的卖蒜的,卖白菜的卖萝卜的,卖铁锹的卖铁锄头,卖铁铲的铁锅的铁鏊子的,卖糖葫芦的卖拨浪鼓的最响最吵,人声鼎沸。

红日东升,侯岭山与柏山云雾缭绕,太阳光线斑驳地照射在雒州大地。大红公鸡扯着嗓子打着鸣,刘府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将军府里,刘季已经醒酒。下人准备红薯稀饭,豆芽细粉包子,油条,摆在餐桌之上。怎么没有见那两人?推开房门,一幅春色图出现在眼前。

却说焦夫喝得酩酊大醉,也不晓得睡在哪里,觉得躺在温柔乡里。突然床头口袋跳动,说起话来,“主人危险,快逃。”听到此话,焦夫不由打个冷战,如同一瓢凉水浇头,彻底惊醒过来。穿上衣服,也不说话,一通奔跑。“抓住他,快快抓住他。”睡了将军女人,那是死罪啊。赶紧逃跑。

我老焦玩完了。有幸穿越到古代,还没有享尽富贵荣华,竟然死于非命。口袋钥匙感应到了心里话。“主人,准备好,我要发力了。”话音刚落,焦夫如同打了兴奋剂,顿时力大无穷,脚离地,腿生风,飞奔而去。

再说那刘季,有人告诉他焦夫已经逃走。他气急败坏地朝城外追,发誓要生撕活劈焦夫,方能消除心头之恨,以报绿帽之仇。你竟是个白眼狼、中山狼。

不知怎么回事,恶狼长了翅膀一样,不见踪影。侯岭山哪里见到一个人影,远处布谷鸟叫着“布谷布谷,收稻,收谷”。突然间,像是被什么击打了一下,战马的前腿失蹄,头和前身,一个倒栽葱,“呼通”摔落下来。书中暗表,这是扁担神化为影子,拦住了追兵,救了焦夫一命。

第十七章 刘项宣布起事,大军出发

出发之日,旌旗高展,三万人马列队,看似很多,实则凑合。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重阳节的豫东平原分外干冷,西伯利亚寒流扫过黄土高坡,一路南下,直达豫东无碍。焦夫被关在土坯屋里,手绑在木头柱子上。没人送饭,饿啊。逃吧!焦夫倒背着手使劲蹭柱子,土灰飘飘扬扬,焦夫弄得灰头土脸。

从城里出来,先到三台阁,吃碗羊肉拉面,汤水很辣,呼噜呼噜,满满的,吃了一大碗面,全身汗水出尽,汗珠子晶莹剔透。好痛快,好痛快。焦夫不由叫道。自从抓进兵营,这是头次吃个饱饭。前方就是鄆城,就看到逃难的百姓,络绎不绝地,反着方向跑。“前边打起来,县长与刘季打得很激烈。”“人家是官军,民不与官斗。那个刘什么瞎逞能。”“你就看吧,撑不过今晚,全都得死完。”

焦夫加快脚步,杨树、柳树“刷刷”后倒,建功立业到了,刘季不能消灭。

第十八章 出奇谋,攻城夺寨

才到山底,喊杀声惊天阵地,响彻云霄。口袋里声音响起,“去城里杀了县令,包围自解。”扁担君在讲话。

神物不仅能打仗,还有智谋。老焦祖坟上冒青烟,得此宝贝。他身体也发生异样,体力大增,精力旺盛,没有练过的拳脚,莫名其妙地会用。城下只有十几个守军在城楼。掏出扁担,念动口诀,扁担变化成巨大无比的铁棍。焦夫傻了,怎么能

够拿得动?害怕了也不行。不能装蒜。使出吃奶力气,去抱那根巨无霸。不解的是,轻松拿动了,如同雒州湖柴捆。

“脏话,城上之人,听着,叫县令出城,赶紧受死。”这一声大喇叭响在秋后的天空,焦夫一棒打去,城门打出个大窟窿,城门洞开,几棒之后,喽啰命归西天。县令戴受益正在享受辣甜的美食。焦夫闯了进来,举棒照头要打。熟悉的声音响起,“抓活的,让他给章铤送信。”抓起筛糠的县令,像拎起小鸡,逼迫手书:章将军,火速回救。小兵出城,飞奔而去。

却说峡谷间,两家军马打得正在火热,忽然有探子飞马报:有人攻打县城,县令被擒,请求火速支援。犹豫不定,章铤看见小兵飞驰而来。下马纳头,呈上县令书信。阅罢书信,方才相信,急忙朝西救人。刘季看到撤兵,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章铤回援县令,城外,就看见一个大个子,手拿一根铁棒,杀气腾腾,站在黄土大路之上。正是焦夫。

章铤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举枪便刺。铁棒迎着长枪而去,枪折为两截。章铤掉头逃跑,一招力劈华山,顿时脑浆迸裂,如万朵桃花开放。主帅一死,手下的将与兵,吓破了胆。刘季人马包围秦兵。士卒丢盔卸甲,屁滚尿流。

第二十章 偷袭章邯,扁担称雄无敌

刘季大军被章邯大队追杀,逃到虢州,脱身。停下休整,清点人数,实在是吃大亏了。大军休整,派出远近哨马探听消息,萧何等人安抚士兵,鼓舞士气。成大事者,焉有不遇到困难与挫折的。活下来的焦夫,只是受了点轻伤,小腿骨被石头击中,修养几天就痊愈了。让他感到窝囊的是攻不上山,乱石之中,站站站不稳,扁担棍纵有千斤力量,却也发挥不了功力。这几天,正躺在寝帐,自己与自己暗暗较劲,暗生闷气。饭也懒得吃,卫兵也被他骂,不敢进来。

就在这时,外面来报,说是项籍将军有请议事,一听到这个消息,焦夫不敢再生气发火,赶紧从床上爬起,更换铠甲战袍,念动咒语,扁担顿时变小,跨上战马飞奔而去。

自从函谷关一战失利以来,这几天,刘季与其心腹一起认真地分析,认为自己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急功冒进,二是敌情不明,三是士兵战斗力不强,急需训练。于是,决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对策。焦夫进帐,拜见刘季及诸位将军,落座之后,听元帅训话。焦夫把自己的一肚子话倾倒出来,如竹筒子倒豆子一般,噼啪爆炒,弄得四座笑声连连。

萧何赶忙制止大家,不要再议论此事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是失败了。最重要的是总结教训,迎接接下来的战斗任务。”有了萧何的带头,大家开始冷静下来,“当前,章邯新胜,士气正旺,正在风头之上,我方的实力损失巨大,不能强攻,对抗,只能智取。”萧何把其头脑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函谷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怎么智取?”焦夫不耐烦地说:“智取的关键是引诱其下山,在山下开阔地带,无地理屏障可依靠,消灭他轻而易举。”萧何有条不紊地说:“难不成把他们喊下山不成,可是章邯老小子也不听我的啊。”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萧何说:“那我们就去找他,人选就是你了。”说完,双手遮嘴,附近焦夫耳朵,如此这般地交代。除了岗哨之外,所有人等,具皆大睡三天。

十天后的黎明,函谷山一片寂静,云遮雾绕,远处雄鸡嗷嗷啼鸣。函谷关如卫士一般,伫立山顶,城墙,垛口如同眼睛,俯视群峰河流。一条羊肠小径曲折折,蜿蜒蜿蜒,一直到山顶。一队士

父亲的田野

□ 张进发

感情,迫不及待地对我和妈道出了他的耕种规划。对一辈子忠实于土地的父亲突然喷发的激情,我妈与我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

第二天,父亲对母亲说:“我想把‘小庄里’承包地上的乱石堆移掉,整出一块地,在上面种上庄稼。”母亲听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对一辈子相濡以沫的老人来说,一看父亲的高兴劲,妈妈早从父亲的神情中读懂了他的决心。

所谓“乱石堆”,据村里老人说,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居住着三四十户人家,有5间房子。新中国成立后,这几户人家搬到别处去了,这些老房子年久失修,倒塌了。农业学大寨那阵子,村里平整土地,就把老房子作墙体用的石块、断砖、碎瓦统统堆放在山脚边,远远望去像一座小山。随着岁月的增长,乱石堆的上面爬满了藤蔓。

第二天早上,父亲扛起山锄,带上铁杆、畚箕、扁担,来到离家一里路的承包地里,先在地的边上挖出一条沟,摆上大石块,再砌起一道坎,然后把乱石堆的石块、断砖、碎瓦扒到畚箕里,一担一担地挑到新砌的石灰旁,倒入其中,作填充物。

那几天,父亲的身影在乱石堆中穿梭,他的双手被石块磨出了血泡,可他从未有过一丝抱怨。十多天的劳作后,乱石堆终于不见了,展现在眼前



► 作者简介

代景民,男,笔名京敏羽翼。浙江开放大学富阳学院语文高级讲师,杭州市富阳区作协会员。小说等作品100余篇,发表于《豫东文学》《芒砀》《河南文苑》《商丘日报》《京九晚报》《富春江》《富阳日报》《浙江工人日报》《职业教育》等媒体。主编《职校生人文阅读文本》。

兵行走于其上,著黑色衣服,短衣紧裤,手持大刀,肩背弓箭,悄无声息地朝山里进发。为首一人身材魁梧,手持一把扁担,昂首阔步,正是扁担英雄焦夫。

终于到了山顶,守关士兵像个死猪,说着梦话。他们绕过哨兵,到了神仙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定是章邯这厮中军。突然,一个秦地口音,“谁?干什么的?”惊动了明哨、暗哨、流动哨。已经暴露,只能硬着头皮说,“是你焦爷爷。”说完,挥舞着扁担,冲了过去,扁担似乎知道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舞动起来,呼呼生风,似万钧铁锤,砸向敌人,打到树身开花,触及山石火花四溅,秦兵四处乱窜,哪敢近身。后面兄弟们喊着,“杀秦兵了,杀啊,冲啊。”号叫着,冲了上去。

近身斗杀,章邯不占优势,这些人是骊山行宫刑徒,逼迫而来加入这场战争。怀揣莫大仇恨,抱着必死之决心,所以以一当十,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这是豫东人哲学,个个英勇无比。

喊杀声惊动了寝帐睡觉的章邯元帅,打败刘季之后,他得意忘形。有二十万大军,量刘季不敢来攻。没想到,没有天亮,竟然有人偷袭。他大为吃惊,手持双剑冲了出来,剑锋所指,削铁如泥,如剃白菜一样,死尸似地里麦捆,横七竖八,倒在山坡之上。

被此人气势和蛮力吓到,刘军纷纷后退,不敢上前。焦夫杀到这里,一根扁担早已经浸染鲜血。看见了章邯,就冲了上去,听到扁担的威力,章邯已经多加小心,他双剑合璧,如同砍在钢铁一样,“当啷”作响,双手发麻。士兵有了胆量,兵对兵,将对将,双方扭打一处。据说章邯双剑也是神物,今天算遇到了高手。焦夫感受不是一般的宝剑,凉风飕飕,杀气腾腾,不寒而栗,胆战心惊。两人绞杀在一起,不知多少回合,不分胜负。此时,东方浮现鱼肚白色,旭日悄悄爬升,怯怯地,羞羞的,在偷窥人间。焦夫加快了进攻,蜻蜓点水之后,便是热汤里下饺子,噼里啪啦,直捣手下三盘,裤裆、双腿与两脚,快速进攻,章邯再也承受不住穷追猛打,一个蹒跚,再个趔趄,倒在地上,焦夫趁势扫一扁担,直击脑门,顿时毙命。

的是块长11米,宽9米的平整土地。为了提高土壤肥力,父亲又用独轮车,一车一车地将远处的肥土运来,填上了这一分五厘薄地,为它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随后,父亲在这块土地里播下了玉米种子。玉米出苗后,他精心管理,勤锄草、巧施肥。那段时间,父亲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田间地头,他用汗水滋润着每一寸土地,用爱心呵护着每一株幼苗。老天也格外帮忙,那年风调雨顺,玉米长势喜人。收获的季节,金黄的玉米棒子堆满了院子,父亲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母亲和我由衷地赞叹:“真是付出一分辛劳,收获十分回报啊!”

在随后的日子里,父亲在这块土地上轮番种植小麦、油菜、番薯、黄豆等,每一种庄稼都承载着父亲的希望,每一次收获都凝聚着父亲的心血。土地从未辜负父亲的付出,它以丰厚的回报回应着父亲的热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父亲的勤劳和土地的馈赠,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父亲只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中的一员。他们质朴善良,一生与土地相伴,用双手耕耘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完、道不尽的。土地,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魂,也是他们一生的寄托。

「宝藏会说话」



民国·茫父款铜墨盒

器物长9.4cm,宽6.2cm,高2.2cm,质量为0.287kg。墨盒呈长方形,图形规整,盖面镌刻梅花,有款:“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茫父”。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近代著名书画家、词曲家、艺术教育家、篆刻家、藏书家。他创作的铜墨盒深受齐白石、程砚秋等文化名流的追捧 (制图 黄睿)

天台国清寺长廊转角遇“鹅”字(外二首)

□ 余峰

鹅字可以一笔写下来,但残缺的美,需要七年时间写出来
鹅字上的一笔,像鹅尾巴上的毛
一羽一羽的
更像射出去的利箭,
鹅的另一笔孤独的头颅,像清风里的文人
很奇怪,那个年代能够包容这两种事物
鹅可以有多种写法,左右结构,
书法家创新为上下结构
诗也一样,但诗始终无法完成对一个“我”的救赎
越人的鹅,只能在隋朝的古诗里安放
而诗始终不能引渡到泉眼的故里

安顶问茶

要用多少雾,才能催生出碧绿的芽来。迷蒙的雾,缠绕的雾。
从上山开始,一畦一畦的茶树不断
地闪现。在你视线的左边,右边
山顶上边,脚下边。请用绿色的眼睛审阅
这支春天里的庞大军队。

山顶处,更多冒着绿色气息的风景
几枚嫩绿的芽在玻璃杯中挺立躯体
向屈指可数的质朴致敬
清新的香气,夹杂着劳作的背影
汤汁呈现出大地的颜色。土地的
馈赠,让我们的舌头发出
咂吧咂吧的赞叹声

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灰尘的覆盖
此处必然有极品,这里只有雾和茶树
好的茶,必定出现在更高处

沃尔科特的白鹭

这个夏天我重新观赏起这只白鹭来,
时断时续地阅读沃尔科特,
一种跟我的血液和气质十分吻合的物种
像某天早晨路上看到的一幕
一只松鼠跳跃着,从高悬在路面上空
的电线上倏忽一闪而过
如一道狂喜的电流,连接南极和北极,
正极和负极。
我有必要停下来欣喜地观察这一瞬。